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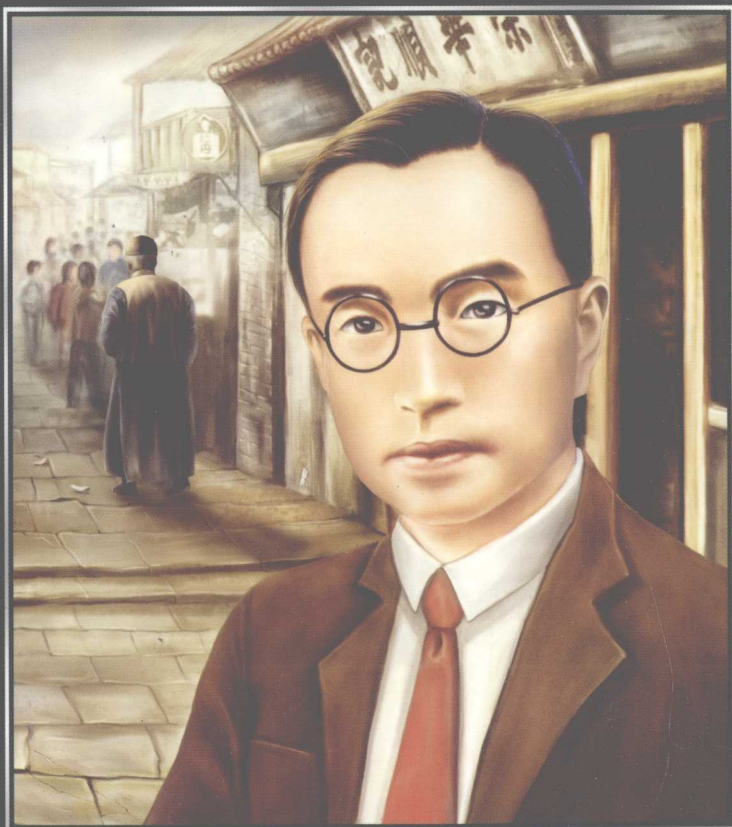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朱自清散文精选

Zhu Zi Qing San Wen Jing Xuan

[中国] 朱自清/著



广州出版社

「中国」朱自清著

朱自清散文精选

九州出版社



朱自清散文精选

[中国] 朱自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散文精选 / 朱自清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8. 1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青少版)

ISBN 978-7-80731-695-4

I. 朱… II. 朱…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552 号

责任编辑: 杨 斌	封面绘画: 高 波
责任校对: 王晓娟	插图绘画: 刘永辉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李晨梅

出 版: 广州出版社 邮 编: 510635

地 址: 广州市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网 址: www.gzcbs.com.cn

印 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邮 编: 510660

地 址: 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规 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8 千字 插 图: 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5000 册

ISBN 978-7-80731-695-4

定 价: 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杨正磊 林立新 王晓娟

李晨梅 叶道平 李荣华

程 岑 陈 杰 纪晓星

吴 畏 陈久水 潘解放



李书芳

8.19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青少版



朱自清（1898—1948），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

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六岁随父移居扬州，一九二〇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二五年被清华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一生笔耕不辍，著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等各类著作二百多万字。他的创作成就以散文创作最为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写景抒情散文，语言凝练明快，善于工笔描写，文笔清新秀丽，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他的散文名篇《绿》、《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为培养文学青年、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

归纳起来，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感真挚亲切。这一点在朱自清那些以家庭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那淡淡的哀伤，拳拳的亲情，总是深深地感染着读者，拨动读者的心弦。



如《背影》中写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勾画父亲年迈体衰的背影以及作者的情感体验，处处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给亡妇》中，作者对亡妻的悼念与深深的自我忏悔，让读者不由得滋生一丝悲恻之情。而《儿女》中洋溢着幽默情趣和温馨气氛，则让人倍感亲切。

二、意境生动优美。朱自清精深的诗歌造诣使得他在散文创作中保持着诗人的本色，后人评价他的散文是“文中有画、画中有诗”。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淡淡的月色、亭亭的荷叶、薄薄的清雾、蓊蓊郁郁的树木以及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素雅而静谧的一切，全然就是一幅意境幽美的工笔画；在《绿》中，翠绿的梅雨潭，同样如诗如画，让人留连忘返；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描写灯影波光里的秦淮河夜景，更是笼罩着浓重的六朝脂粉氛围，给人有“夜泊秦淮”之感；又如，作者笔下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城的风流与古朴……营造出的生动优美的意境，无不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构思缜密精巧。虽然朱自清的散文篇幅大多不长，但其构思却颇具匠心。《背影》一文，娓娓道来，层层铺垫；人之常情，一吟三叹，收到了“平淡中见真情”的艺术震撼效果；《春》则大笔勾勒，工



笔细描，在多层次多角度的描述之余，轻松自然地地点出文眼——“一年之计在于春”，毫无刀刻斧凿之痕；《荷塘月色》虽说为了写心中的不宁静，但一路下来，却处处见“静”。

四、语言清新典雅。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有其自己独特的风格，通俗易懂，明白如话，但读起来又有着清秀之气，如朱德熙所说“于平淡之中见神奇”。如《背影》语言的质朴亲切、《荷塘月色》语言的清丽典雅、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语言更是极富色彩感，呈现出视觉上的绘画美。值得注意的是，叠字的运用及长短句的巧妙搭配是朱自清散文中亮丽的一笔，它使朱自清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据统计《荷塘月色》中用了二十六个叠字，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叠字则有七十二处之多；长短句的巧妙搭配，使其散文读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独具跌宕回环的听觉美感。

朱自清的文章优美，朱自清的人格更美。一九四八年六月，饱受胃病折磨的朱自清在体重不到四十公斤的情况下，坚持签名拒领美国援助的面粉，并嘱告家人拒买配售的美国面粉，保持了一个民主战士的爱国节操。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高度赞扬朱自清的铮铮傲骨，称赞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年仅五十一岁的朱自清先生在北京病逝，安葬于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

编委会



.....朱·自·清·散·文·精·选.....



憎	1
匆匆	5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7
温州的踪迹	16
春晖的一月	20
正义	25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29
背影	32
阿河	35
执政府大屠杀记	43
荷塘月色	51
一封信	54



儿女	58
白马湖	65
看花	68
我所见的叶圣陶	72
论诚意	76
论无话可说	80
西行通讯	83
威尼斯	91
罗马	95
给亡妇	103
沉 默	108
荷兰	112
春	118
冬 天	120
潭柘寺 戒坛寺	122
圣诞节	126



蒙自杂记	130
论别人	134
论自己	138
论做作	142
写作杂谈	146
论青年	151
飞	155
论气节	158
论吃饭	163





憎

我生平怕看见干笑，听见敷衍的话；更怕冰搁着的脸和冷淡的言词，看了，听了，心里便会发抖。至于惨酷的佯笑，强烈的揶揄，那简直要我全身都痉挛般掣动了。在一般看惯、听惯、老于世故的前辈们，这些原都是“家常便饭”，很用不着大惊小怪地去张扬；但如我这样一个阅历未深的人，神经自然容易激动些，又痴心渴望着爱与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变态。平常人可以随随便便过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恼，减却了好些“生力”。——这真所谓“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过北火车站附近。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裤，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为我的老脾气，终于茫漠地想着：他的一生是完了；但于他曾有什么价值呢？他的死，自然，



不自然呢？上海像他这样人，知道有多少？像他这样死的，知道一日里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这未免引起我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杞忧了！但是思想忽然转向，何以那些看闲的，于这一个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们的兄弟，朋友，或相识者，他们将必哀哭切齿，至少也必惊惶；这个不识者，在他们却是无关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无关得失么？“叫天子一声叫”，尚能“撕去我一缕神经”，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漠视”了。我有一个中学同班的同学。他在高等学校毕了业；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们有四五年不见面，不通信了；相见时我很高兴，滔滔汨汨地向他说知别后的情形；称呼他的号，和在中学时一样。他只支持着同样的微笑听着。听完了，仍旧支持那微笑，只用极简单的话说明他中学毕业后的事，又称了我几声“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发见那干涸的微笑，心里先有些怯了；接着便是那机器榨出来的几句话和“敬而远之”的一声声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来；热烈的想望早冰结在心坎里！可是到底鼓勇说了这一句话：“请不要这样称呼罢；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哩！”他却笑着不理睬，只含糊应了一回；另一个“先生”早又从他嘴里送出了！我再不能开口，只蜷缩在椅子上，眼望着他。他觉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辞。我点了头，让他走了。这时羞愧充满在我心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使人弃我如敝屣呢？

约莫两星期前，我从大马路搭电车到车站。半路上上来一个魁梧奇伟的华捕。他背着手直挺挺的靠在电车中间的转动机上，



穿着青布制服，戴着红缨凉帽，蓝的绑腿，黑的厚重的皮鞋：这都和他别的同伴一样。另有他的一张粗黑的盾形的脸，在那脸上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脸，嘴上是抿了，两眼直看着前面，筋肉像浓霜后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这样地严肃，我几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从他上车，我端详了好久，总不见那脸上有一丝的颤动；我忽然感到一种压迫的感觉，仿佛有人用一条厚棉被连头夹脑紧紧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渐渐地迫促了。那时电车停了；再开的时候，从车后匆匆跑来一个贫妇。伊有褴褛的古旧的浑沌色的竹布长褂和袴；跑时只是用两只小脚向前挣扎，蓬蓬的黄发纵横地飘拂着；瘦黑多皱襞的脸上，闪烁着两个热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开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紧要的事，想搭乘电车。来得慢了，捏捉着车上的铁柱。早又被他从伊手里滑去；于是伊只有踉踉跄跄退下了！这时那位华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着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颊上，眼旁，霜浓的筋肉都开始显出匀称的皱纹；两眼细而润泽，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开了，露出两个灿灿的金牙和一色洁白的大齿；他身体的姿势似乎也因此变动了些。他的笑虽然暂时地将我从冷漠里解放；但一刹那间，空虚之感又使我几乎要被身份的大气压扁！因为从那笑底貌和声里，我锋利地感着一切的骄傲，狡猾，侮辱，残忍；只要有“爱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谁底全部神经能不被痉挛般掣动着呢？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蔑视”了。我今年春间，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务主任。同事们多是我的熟人，但我于他们，却几乎是个完全的生人；我遍尝漠视和膜视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时第一难事是拟订日课表。因了师生们关系底复杂，校长交来三十余条件；经验缺乏、脑筋简单的我，真是无所措手足！掙揣



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强凑成了。却有一位在别校兼课的，资望深重的先生，因为有几天午后的第一课和别校午前的第四课衔接，两校相距太远，又要回家吃饭，有些赶不及，便大不满意。他这兼课情形，我本不知，校长先生底条件里，也未开入；课表中不能顾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这位先生向来是面若冰霜，气如虹盛；他的字典里大约是没有“恕”字的，于是挑战底信来了，说什么“既难枵腹，又无汽车；如何设法，还希见告”！我当时受了这意外的，滥发的，冷酷的讽刺，极为难受；正是满肚皮冤枉，没申诉处，我并未曾有一些开罪于他，他却为何待我如仇敌呢？我便写一信复他，自己略略辩解；对于他的态度，表示十分的遗憾：我说若以他的失当的谴责，便该不理这事，可是因为向学校的责任，我终于给他设法了。他接信后，“上诉”于校长先生。校长先生请我去和他对质。狡黠的复仇的微笑在他脸上，正和有毒的菌类显着光怪陆离的彩色一般。他极力说得慢些，说低些：“为什么说‘便该不理’呢？课表岂是‘钦定’的么？——若说态度，该怎样啊！许要用‘请愿’罢？”这里每一个字便像一把利剑，缓缓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里！——他完全胜利，脸上换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着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辞了职回去。

这便是遍满现世间的“敌视”了。

(1921年11月4日)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

